

从艺术特色看韩愈诗与李贺诗的异同

吴 琼

(黑龙江职业学院, 黑龙江 哈尔滨 150080)

摘要: 韩愈和李贺作为中唐时期光彩熠熠的明星被文学史所铭记, 他们雄奇尚险的诗歌意象, 大胆的创新, 以丑为美的诗歌理念都为他们的诗歌打上了标志性烙印, 也于唐代诗坛沧海横流中独显本色。仔细研读二人作品不难发现, 韩诗与李诗无论从表现手法、各自偏好、风格特色上尽显殊异。

关键词: 韩李诗歌差异; 艺术特色; 偏好; 风格

一、从诗人背景看诗风走向

从诗人背景来看, 韩李二者都曾于逆境之中苦苦挣扎与求索。韩愈幼年丧父, 童年困苦。李贺虽出身于一个没落的皇族后裔家庭, 幼有才名但终因一件名讳之事导致无法参加科举而悔恨终身, 韩愈曾在散文《讳辩》中为李贺鸣不平, 针对当时社会舆论认为李贺必须避父亲名之讳、不得参加进士考试一事, 韩愈表达了极大的义愤, 笔无藏锋, 凌厉斩截。李贺终因郁郁寡欢结束了他短暂的 27 年的生命历程。与李贺的郁闷相似, 韩愈虽因科举得偿所愿, 四次参与进士考试, 终于登进士第。但是一生郁郁不得志, 宦海沉浮, 几遭贬谪。比较著名的一次是元和十四年(819年), 宪宗派使者前往凤翔迎佛骨, 韩愈不顾个人安危, 毅然上《论佛骨表》, 极力劝谏, 宪宗大怒将其贬为潮州刺史。

个人的遭际为诗人的创作提供了素材和灵感的源泉, 也因此现实世界不能给韩李二人一个建功立业的机会之下, 势必影响其心志与诗歌创作倾向。因此我们是否可以推想, 韩愈喷薄豪放的意象在笔下汨汨流淌之际, 是否有酣畅淋漓的快感? 李贺在奇幻瑰丽的想象之下, 大胆的色彩的点染之余是否也在宣泄内心的愤懑与压抑?

二、从艺术表现上看韩李诗歌差异

(一) 崇尚怪奇的特点是二者共同特征

纵观唐代诗坛名家云集, 风格流派林林总总, 知名诗人多如牛毛。而如韩愈与李贺这样在喜爱的诗歌意象与风格上如此之“奇”的并不多见。韩诗大都崇尚雄奇怪异的审美取向, 最具代表性的作品中都是那些以雄大气势见长和怪奇意象著称的诗作。韩愈所作《卢郎中云夫寄示送盘谷子诗两章歌以和之》中写道: “是时新晴天井溢, 谁把长剑倚太行。冲风吹破落天外, 飞雨白日洒洛阳。”他把激流而下的瀑布比作太行长剑, 将在落下之时被风吹落那种极具力量的自然之美写得恰到好处。如果说这只是气势宏大的意象的话, 那么他在《八月十五夜赠张功曹》中写道: “洞庭连天九疑高, 蛟龙出没猩鼯号。”“猩鼯”是鼠的一种, 蛟龙出没,

猩鼯号叫, 这些恐怖的意象组合在一起构成了一个奇幻的世界。在韩愈其他诗歌中也出现过“妖怪”, “鬼物”等。大抵是由于被贬环境恶劣与极度险恶, 才引起了作者内心强烈的激荡。

无独有偶, 李贺在他诗歌中也肆意显示着他奇特的语言, 怪异的想象。《南山田中行》中: “石脉水流泉滴沙, 鬼灯如漆点松花。”这首诗是诗人依据南山秋景而作, 写的是作者家乡景色, 展开了一幅秋夜田野图, 前几联均如常规写景诗歌, 末尾一联转笔写石缝里渗出的泉水滴入沙地, 鬼火如墓中悠悠的灯火, 花朵似的点缀松林。又如《神弦》中: “呼星召鬼歃杯盘, 山魅食时人森寒。”这些诗句为我们眼前营造了别样的景象: 惨淡黄昏, 阴森可怖的墓地, 忽明忽闪的鬼火, 这些意象在古今诗歌中都亘古少有。可见, 二者在尚奇险怪意象的追求方面做到了首屈一指。

(二) 诗歌创作中所使用的表现手法的差异

韩愈年长李贺 22 岁, 可以说二人生活在同一时期, 李贺还曾拿着《雁门太守行》去拜谒韩愈, 韩愈大加赞赏。但李贺却不曾因此如李白一样走通干谒这条路。李贺的经历使他充满了抑郁苦闷的情怀, 深受屈原、李白及汉乐府的影响。也善写乐府诗, 自造奇语, 抒发抑郁愤懑的情怀。古人写景多调动各种感官, 视、听、味、嗅、触等多种感觉交互使用, 李贺也极擅长视觉上运用秾丽颜色的点染。《雁门太守行》中千古名句: “黑云压城城欲摧, 甲光向日金鳞开。”开场烘托了大战在即紧张的氛围。善于描写事物颜色与情态, 他写红, 有“冷红”“老红”“愁红”等。同时他又对冷艳凄迷的意象极其钟爱, 笔下多“泣”“啼”等词汇, 李贺注重炼字, 但是炼字之处不同俗流, 精选动词, 多用一些锐利的动词和形容词, 如“剪”“古”“斫”“死”等词, 呈现出独特的艺术特色。

比之李贺, 韩愈诗更显宏阔及创新, 韩愈善于长诗, 打破了诗歌常规体例模式, 以散文化的章法和句法入诗, 韩愈因是古文大家, 与柳宗元一同发起了“古文运动”, 倡导骈文, 他将尚奇的精神和豪放的性格贯穿于诗文之中, 摒弃诗歌的格律与章法,

翩然创新,尝试运用赋的写法作诗,铺陈赋咏,其中以《南山》诗最为著名,篇幅极长,铺陈描写南山的高峻及景色的壮美。

(三) 韩李诗歌的偏好

韩愈诗中想象力丰富,偏好自然界的奇景奇物。正如在《调张籍》中韩愈写道:“我愿生双翅,捕逐出八荒。精诚忽交通,百怪入我肠。”韩愈本是写自己追随李杜的光华,但却想象自己长出翅膀,乘风振奋,如鲲鹏“抟扶摇而上”,下海上天,想象之奇令人惊叹。韩愈偏爱写自然界的景物,或精致或雄奇。在《晚春》中:“杨花榆荚无才思,惟解漫天作雪飞。”于精致的景物描摹中,饱含哲理思考以及自身抑郁情思的排遣。又如《早春呈水部张十八员外》。

但与此同时,韩愈仍钟情于雄奇壮丽的景物,如《南山》《陆浑山火一首和皇甫湜用其韵》等。

李贺倾注毕生精力作诗,苦吟推敲,又由于自身的经验阅历的不足导致对于现实生活存在幻想,也因此他与韩愈有着迥然的差异:李贺的诗作融入了极为浓郁的伤感意绪和幽僻怪诞的个性特征,表现重点也由与韩愈相比拟的粗犷豪横逐渐转变为凄艳诡激。李贺的另一偏好在于作品中出现诸多神仙形象,或许继承并发扬了李白的风格。如名篇《李凭箜篌引》:“女娲炼石补天处,石破天惊逗秋雨。梦入神山教神姬,老鱼跳波瘦蛟舞。”在现实与虚幻之中找寻平衡也许恰是李贺用诗歌来歌颂人生慰藉灵魂的唯一归处。

(四) 韩李诗歌风格差异

韩愈诗歌的风格一直秉持着“奇崛险怪”的风格,同时也充分表现出一种喷薄而来的豪放气势,既有对于自然界中花草的细致刻画,由平平无奇的自然景物引发上升为哲理思考。例如《春雨》中的:“白雪却嫌春色晚,故穿庭树作飞花。”又如《晚春》中:“杨花榆荚无才思,惟解漫天作雪飞。”寄语春景描摹,却委婉寄托了自己的情怀。同时在大多数作品中对于雄奇壮丽的自然景物的赞扬,都表现出男性的阳刚之气,遣词造句彰显大气。如《岳阳楼别窦司直》:“南汇群崖水,北注何奔放……轩然大波起,宇宙隘而妨。”又如《调张籍》中:“垠崖划崩豁,乾坤摆雷硠……刺手拔鲸牙,举瓢酌天浆。”这些句子可谓“笔补造化”,正如李贺所言:“笔补造化天无功”。用笔补造化之不足自然是要有创造性的力量,而韩愈则将其发挥到了极致。

李贺的诗歌风格更显凄艳诡激,凄艳表现在注重秾丽的色彩的使用。如《将进酒》中“琉璃钟,琥珀浓,小槽酒滴真珠红……况是青春日将暮,桃花乱落如红雨。”将宴饮场面酒具盛酒的美与舞姬青春之美写得淋漓尽致。诡激更偏重于李贺诗意象的诡奇

怪诞的评价。李贺受到李白的影响,为表达苦闷情怀,总是竭力创设虚幻的、超现实的世界,也因此出现许多神仙形象。如《浩歌》中所吟:“王母桃花千遍红,彭祖巫咸几回死。”又如《天上谣》:“王子吹笙鹅管长,呼龙耕烟种瑶草。”这些瑰丽奇幻的想象,丰富了李贺诗歌意象,不仅只有可怖阴森的意象与幽飒的特征。

三、结语

综上所述,韩愈诗歌与李贺诗歌除诗歌整体上的“尚奇”的共同特征之外,都刻意以奇怪异意象入诗,这是二人的共同点。但相较之下无论从诗歌创作过程中所使用的表现手法、诗歌创作偏好或是诗歌的风格体现均有迥然差异,这些差异产生的原因关涉到成长环境、经历、受到文学的影响,甚至与作者个性特征有着巨大的关系。他们创新出奇,韩愈甚至在诗歌创作过程中始终贯彻了他的文学理论。二人极大地扭转了大历以来平庸清冷的诗风,开辟了盛唐之后新的诗歌局面。

参考文献:

- [1] 袁行霈. 中国文学. [M]. 北京: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14.
- [2] 刘心愿. 韩愈和李贺诗歌中的“奇”之比较 [J]. 青年文学家, 2015 (8X): 1.
- [3] 阳建雄. 论李贺诗歌意象的美学特征 [J]. 牡丹江大学学报, 2005, 014 (007): 31-33.
- [4] 周珊红. 从两首同题诗看韩愈、李贺诗歌风格之不同 [J]. 齐齐哈尔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 2006 (2): 2.
- [5] 王建生. “互联网+”时代如何讲好古典诗词——以韩愈《山石》为例 [J]. 美与时代 (上), 2019, No.808 (08): 124-126.
- [6] 魏雅娇. 浅论李贺诗歌艺术风格的形成 [J]. 文存阅刊, 2019 (005): 10-11.
- [7] 李淑娴. 韩愈李贺诗歌怪奇意象比较 [J]. 明日风尚, 2018 (3): 3.
- [8] 李胜. 论韩愈与李贺诗中的“石”意象 [J]. 文学教育, 2017 (3): 3.
- [9] 陈沛淇. 论韩愈《南山诗》与李贺《昌谷诗》的“感知”表现 [J]. 华中学术, 2015 (1): 16.
- [10] 王天觉. 李贺诗歌在唐代的传播——试论韩愈, 杜牧, 李商隐对李贺诗歌的传播 [J]. 西安石油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08, 17 (4): 6.